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編印
二十四年一月重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概覽

87854

總 理 遺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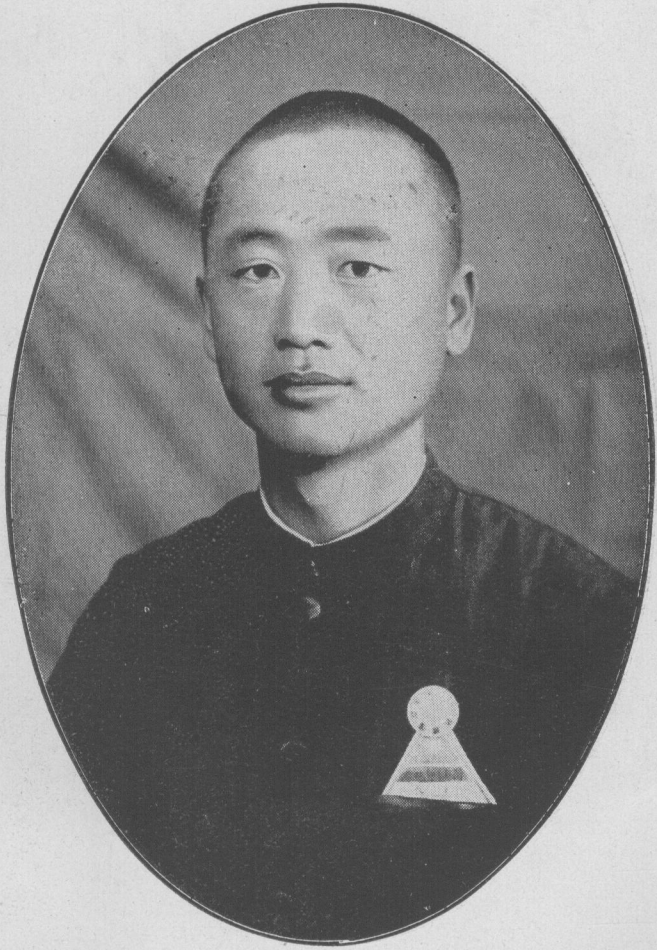
8785



韓主席像



前任院長梁仲華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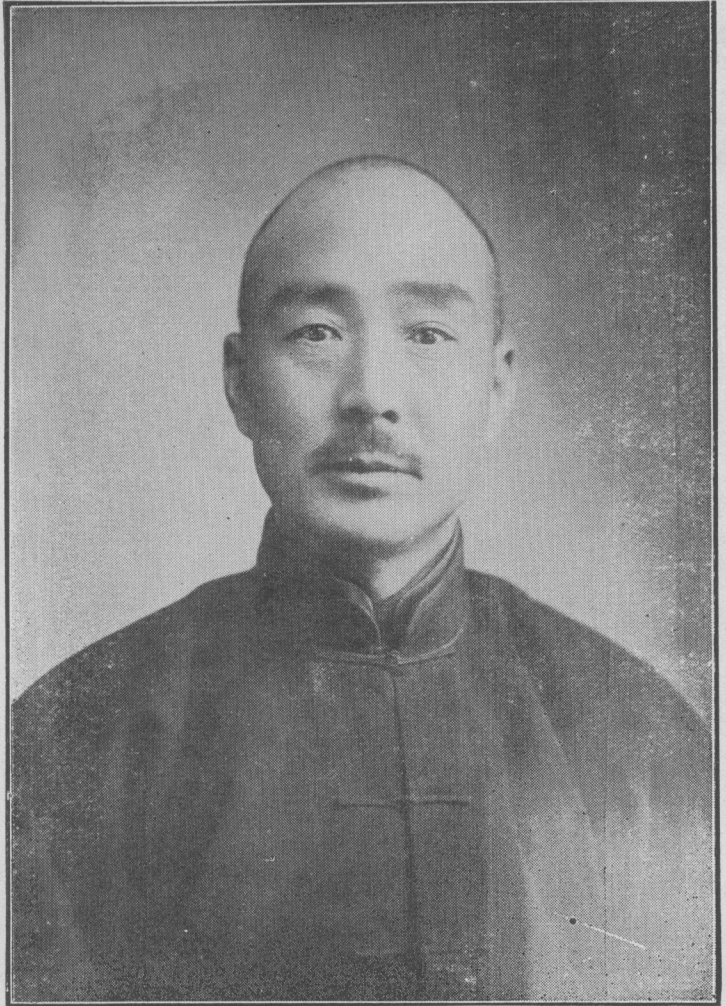
前任院長孫廉泉先生像

8785



現任院長梁漱溟先生像

8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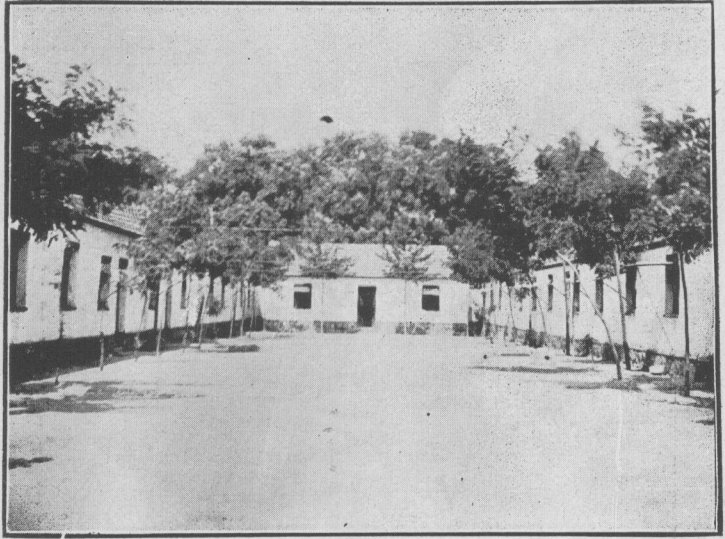


現任副院長王紹常先生像

插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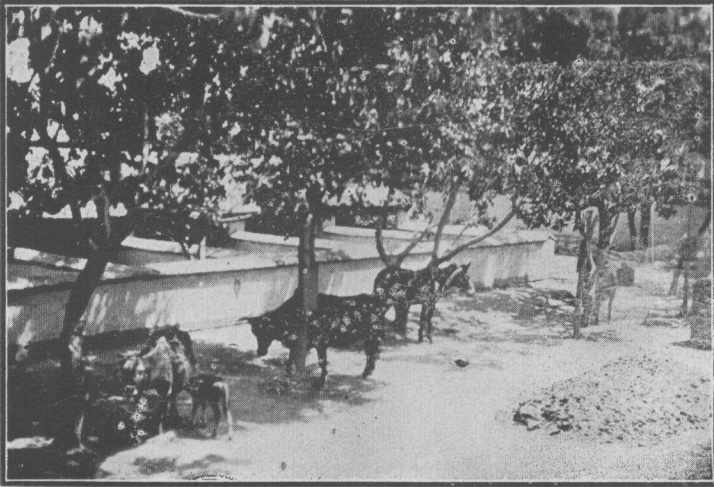
(六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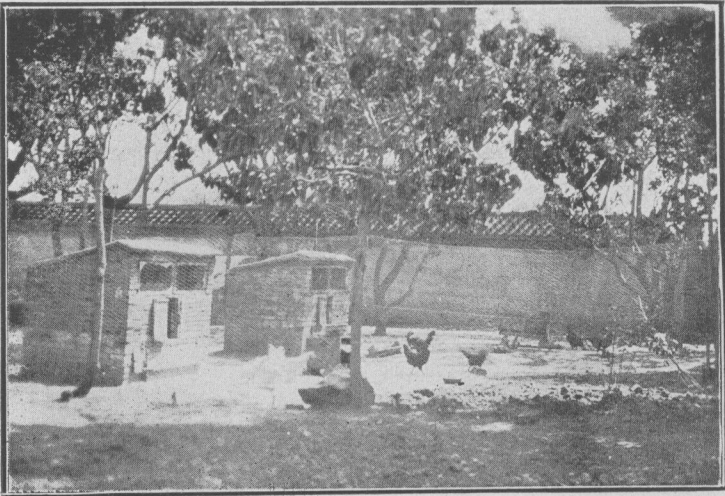
部一之舍宿生學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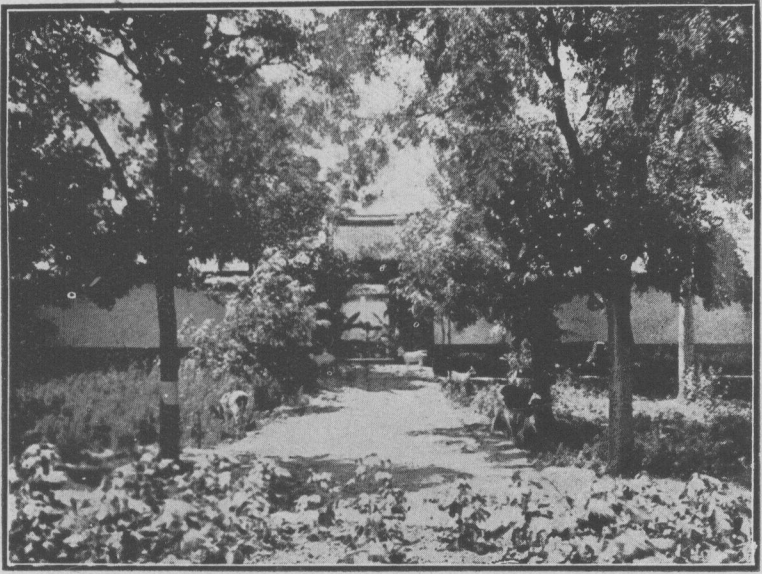
部一之室教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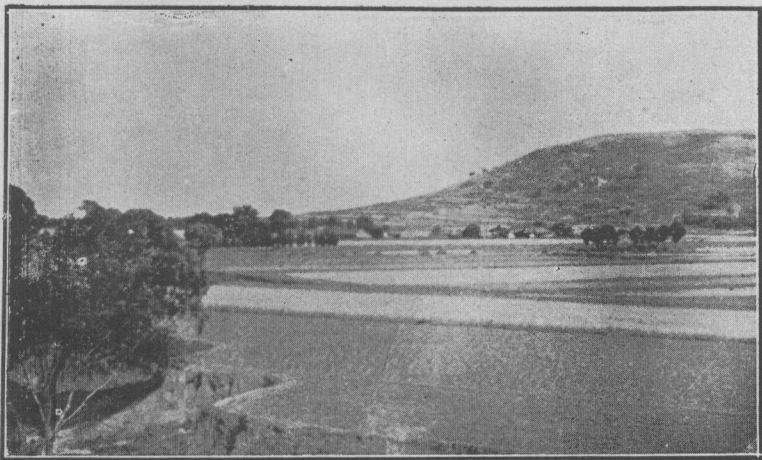
農 場 內 豬 舍 之 一 部



農 場 內 雞 舍 之 一 部



前 門 場 農 院 本



景 全 場 農 院 本 望 遠

本院成立緣起

本院以民國二十年三月籌備，六月成立，訖茲三年有餘。溯其由來，河南村治學院是其前身。先是山東王君鴻一、河南彭君禹廷等以求治必於鄉村之說倡導於世，十八年一月創刊村治月刊於北平，同年冬創立河南村治學院於輝縣百泉。其時主豫政者即今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公復集，於學院備極愛護。洎十九年十月河南村治學院因故停辦，時則韓公已移任山東，聞之深以爲惜。十二月電招同人來魯議重舉其事。同人以「村治」一詞不如「鄉村建設」詞義較爲通曉，又在豫院偏於訓練人才，茲更應注重研究實驗工作，乃定名「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翌年春草成組織大綱及學則課程經省政會議通過發表，并指定鄒平縣爲試驗區，院址設試驗區內，而任梁君耀祖（仲華）爲院長，孫君則讓（廉泉）爲副院長主其事，本院於是成立。

本院院址之設置及其社會環境

本院設於山東鄒平縣東門外。院址係購置舊日之鹽店房舍加以修葺，另建大禮堂一座，講堂七座，宿舍及辦公房屋百餘間；並以購地之一部七畝餘爲操場。研究部比連在東，係利用舊天齊廟廟址。在其東南有舊基督教會所建醫院房舍六十餘間，即租借以爲農場辦事之所（農場經營設備另見）。本院一切設置，一以限於經費，因陋就簡；抑亦意在利用當地之環境，保存樸實風尚，適合鄉村習慣。

鄒平位居山東之中，西距濟南百七十里，東南距膠濟路之周村站三十五里，城北四十里孫家鎮經小清河可西達濟南，又周青汽車路（周村至青城）道經縣城；是以水陸交通，尙稱便利（來本院者乘膠濟路車到周村換乘人力車或汽車即達）。全境東西四十三里，南北八十里，面積二六二三方里，耕地五七六六頃（此據前建設局報告，另據本院調查當在七十一萬畝之數），人口一五五七六八，於魯省列三等縣。縣之西南多山，皆長白山脈，其山有摩訶山，白雲山，于茲山，黃山，會仙山，玩湖峯等；峯嵐起伏，花本繁盛，頗饒風景。澗山在玩湖峯西，東距縣城十五里，匯諸山之水，圓廣約三十里；往年水旺，頗多芰荷魚蝦之利，今則冬春每易乾涸矣。東南地上平沃，於普通農作物外兼有蠶桑。西北地勢較高，向多植棉。鄒平民風除東南一部鄰近周村受商業影響外，大都樸質，勤苦耐勞。土地分配頗均平，——約有百分之八十六之自耕農，所佔耕地亦如之。居民八九務農，類能自給，少有叫化行乞者。

鄒平於古稱「梁鄒縣」，孫家鎮即其舊縣治所在。漢伏生傳經，爲文化史上可紀之事，其故里在此，歷代以其子孫爲奉祀官以祀焉。及有宋范文正公仲淹隨母改嫁長山朱氏，嘗讀書醴泉寺，寺在城西南三十里黌堂嶺下，故今有范公讀書處及范公祠，其遺念在民者蓋甚深。

總上各點本院所爲擇地鄒平并選爲第一實驗區者，蓋有數因：一、在山東全省爲比較適中地點，不偏於一隅；二、交通不爲不便，但又非要路衝繁；三、大體爲農業社會，受工商

業影響較小；四、不甚痛苦，亦非甚富庶，頗合於一般性；五、小縣易治。

關於鄒平社會各情形，本院社會調查部已成『鄒平概況調查』一冊，不日可以刊行。

本院之宗旨

（附：本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同人等感於頻年喪亂，深以求治爲急。顧中國今日之亂，蓋由於近百年來遭遇一種不同文化之侵入，激起自身傳統文化之一大轉變，因之由舊文化而產生之固有的社會組織構造節節崩潰，蕩然靡遺。此時而言求治，其事乃非倉猝塗飾所可爲功；非從根柢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適用之一種新組織構造不可。從其歷史的命定與夫時代的要求，此新組織構造要必於鄉村養其端倪，植其萌芽，而後吸取今世進步生產技術生產組織乃能以開展成長。而此一段生機所由開出，則有賴於知識份子回鄉，深入農村，以盡其啓發指導之功。本院所謂鄉村建設工作其旨誠在於是。——其詳見下附「本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本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見民國二十年本院一覽）

中國原來是一個大的農業社會，在他境內見到的無非是些鄉村，即有些城市（如縣城之類）亦多數祇算大鄉村，說得上都市的很少。就從這點上說，中國的建設問題便應當是『鄉村建設』。

假使中國今日必須步近代西洋人的後塵，走資本主義路發達工商業，完成一種都市文明；那麼，中國社會的底子雖是鄉村，而建設的方針所指猶不必爲鄉村。然而無論從那點上說，都不如此的。近代西洋人走的這條路，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會慘劇，外而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爲一種病態的文明，而人類文化的歧途；日本人無知盲從，所爲至今悔

之已晚的；我們何可再蹈覆轍？此言其不可。西洋其實亦何嘗願爲工商業偏欹的發展，都市的畸形發達；然而走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路，則農業是要受到桎梏，鄉村是要歸於衰落的。在他們那地勢，那時際，猶且吃得住，索興走上工商業的偏鋒，回頭再謀救濟農村；在我們如今則萬萬吃不住。此言其不宜。抑更有進者，我們今日便想要走西洋的道兒亦不可能。在這世界上箇箇俱是工商業的先進國，拚命競爭，有你無我，我們工商業興發之機早已被杜塞嚴嚴地不得透一口氣。正不是願步他們後塵或不願的問題，而是欲步不能了。因此，除非沒有中國建設問題可說；如其有之，正不外謀其鄉村的發達，完成一種『鄉村文明』。

所謂鄉村文明，初非與都市文明相對待的；『鄉村的畸形發展』是沒有這句話的。因爲鄉村發達就是他的文化增高，物質設備，近代都市的長處不妨應有盡有，如此則是調和了，而非趨於一偏。而且鄉村文明的開發，天然是要植基於經濟上一條平正路子的。前面說過，農業在資本主義下受到桎梏；那麼，農業的發達是在什麼道兒呢？那便是『合作』。工業國家所以救濟其農村的方策在其農民的合作；農業國家（如丹麥）所以立國之道在其農民的合作；即以共產爲旨歸的蘇俄，其入手處亦要促進其農民的合作。西洋所以陷於工商業之偏欹發達的，全從個人本位自由競爭而來。合作既異乎所謂個人本位，亦異乎所謂社會本位，恰能得其兩相調和的分際，有進取而無競爭，由此道而行，自無偏欹的結果，並不是利於農業者，又將不利於工業。唯此農業工業自然均宜的發展，爲能開出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而喚他爲『鄉村文明』的，以其爲由鄉村開發出來的文明也。此由鄉村開發出來的文明，一切既造於都市文明的國家大都不容易去成就他了；祇有中國人尙未能走上一條路，前途可有此希望。那麼，亦就是祇靠中國人負此偉大使命。從此義言之，中國的鄉村建設不單在他自己是沒疑問的，而且具有如是重大關係，深遠意義在！

我們且不說遠的罷。擺在眼前最大的問題，不是許多人沒飯吃麼？天災待賑先不計；自求官謀差，投軍從匪，以至官無可求，軍無可投，匪無可爲，與西洋失業又自不同的一種勞力過剩，年年遞增未已，情形何等嚴重而急迫！就從解決這問題上說，那麼，又是應當走農業路而不應當步趨於工商業；——這是幾如東西之異途的。現在資本主義下的工商

業，祇是發財的路而不是養人的路。不要說他在中國沒有發達的可能，便發達到美國今日之盛，亦不是有七百萬失業之衆麼？農業則不是發財的捷徑，而正是養人的路；尤其是從合作發達起來的農業，最是養濟衆人的一條大道。誠然，中國所患在生產不發達；但這不是徒然生產發達能了的事，其中更有如何使之發達均宜，和如何分配問題在，不可不注意。而想要農業之發達，不是農業片面的事；在其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教育）都有密切關聯，而實爲整個鄉村的事。如此方方面面都顧到的促興農業，換句話說，那便是『鄉村建設』了。——祇有鄉村建設，促興農業，能解決這多數人沒飯吃的問題。

更進一層，試檢問這許多沒飯吃的人何由而來？其始大都是安住鄉村的；皆由不得安於鄉村而來。最易見的：頻年兵禍匪禍是破壞鄉村，驅迫着人離開鄉村散蕩在外覓食的；數十年來與此鄉村社會全不切合的西式學校教育是專門誘致鄉村人於都市，提高他的慾望而毀滅他的能力，流爲高等乞丐的；輪船火車的交通，新式工商業的興起，都市文明的模倣，皆是誘致人離開鄉村而卒之失其簡易安穩生涯的。更有其間接而致之於此的普遍形勢，則自歐人東侵以來，一面以他們對我之侵略，一面以我們對他的模倣，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內外兩重一致的朝着侵漁鄉村摧抑農業的方向而猛進；鄉村乃日就枯落凋敝。然而中國所有者，則祇是鄉村，祇是農業，使果得如日本人之機緣湊合走上工商業路，亦還算別開生機，無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又將此路壓擠得嚴嚴的。於是乃前後無路；其不致沒飯吃的人一天一天增加，還有什麼結果可得？民族生命其猶得維持至今者，蓋唯賴吾農民之過人的勤勉耐勞與過人的節約耐苦。因此，離鄉流蕩無歸者固屬沒飯吃；其株守鄉井者亦多在生活最低線以下，與飢餓沒什麼分別的。

那麼，我們可以明白了，今日的問題正爲數十年來都在『鄉村破壞』一大方向之下，要解決這問題，唯有扭轉過這方向而從事的鄉村建設，——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機，要在於此。祇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祇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祇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祇有鄉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祇有鄉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祇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的。

現在中國社會中吃飯最成問題的，似更在受過教育，有些知識的那般人。在簡拙的舊農業上用不着知識分子，而像前所說農民勤苦的習慣能力，他又已沒有；因此，在農業道上沒處養活他。況他生活慾望已高，亦自然要競趨於都市的。但這沒何等工商業可言的國家，都市中又何曾替他們開闢出許多位置來？於是就都擁到軍政學界來了。其無處安插之苦，生存競爭之烈，已是有目共睹，無煩多說。大局的擾攘不寧，此殆為有力原因；他們固自不同乎無知無識的人比較好對付的。

鄉村向來是在文化上、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全都被都市佔了上風的。有知識的人均奔向都市，鄉村乃愈加鋼鐵愚昧；亦愈加沒人理會，沒人注意；因之，其所受政治上的壓搾與經濟上的剝削亦愈甚。智力與金錢與權勢三者原是相連環的：愈愚，愈弱，愈貧；愈貧，愈愚，愈弱。而此時都市人染接歐風，生活欲望愈提愈高，政治上名色愈出愈多，經濟手段愈來愈巧，其壓搾剝削於鄉村者愈厲。因既無工商業為對外生財之道，都市人生活的奢費自唯仰給於鄉村，直接間接要無非農民血汗。鄉村凋敝，都市亦無所託；軍政學界的生存競爭愈烈，大局的擾攘益無底止。因果相尋，都市上一天一天知識分子充斥擁擠，鄉村中愈感貧枯，過剩的過剩，貧乏的貧乏，兩趨極端；其勢愈亟，其象愈險，而中國問題亦愈陷於無法解決！

其實何必這樣自走死路呢？不單為民族着想，這樣是走死路；即為知識分子個人計，這亦是愈走愈窄，終於無幸的。大家盡想吃一碗現成飯，而且要吃便宜飯，安得有那許多現成而且便宜的飯可吃？——祇有自家創造出飯來吃才行。尤且知識分子不要自家看得太賤，自承是個高等乞丐，只好混飯吃。在教育發達的國家，受過教育的人或者是不希罕的；在中國社會則云何不足珍貴？無論如何要算一社會中有力量的分子；民族自救的大任，除了我們更將靠誰？須知民族的興亡，係於鄉村的破壞或建設；而其關鍵正在自家身上。祇看脚步所向，一轉移之間，一面可為之一變的。大家一齊回鄉，駢力作廣義的促興農業功夫——鄉村建設功夫，開出鄉村建設的風氣，造成鄉村運動的潮流，則數十年來『鄉村破壞』之一大方向，又何難扭轉過來？自身的出路，民族的出路，一一於此可得；不過總要自己去求罷了。